

## 花入杯

许冬林

他伸手摘下一朵槐花,掐去绿色花托,然后将花瓣洒进杯子里。

他是我的老师,彼时我们在江堤脚下的一所学校里,在学校后面的花阴下。是春暮天,槐花开得正盛,累累簇簇,巨浪一般在枝头翻涌。下了课,男生女生都拥到学校后面的草地上,老师捧着杯子也来了,和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,女生似乎更喜欢围着老师。老师彼时年轻,大约还是学校文学素养最丰厚的一位,那时他喜欢穿风衣,秋天梧桐叶落时会在黑板上写李煜的《相见欢·无言独上西楼》。

那朵白花浮在老师的玻璃水杯里,也不沉,荡荡颤动,慵懒,仙子一般。老师轻轻笑说:这花可以吃的。哇!我们一惊。老师说着,又摘了一朵槐花放进口里,微微咀嚼着。有女同学也跟着效仿,嬉笑着,纷纷摘花来吃。上课铃还没响,花枝乱颤,三朵两朵落在草地上。老师品尝出来的花朵味道,一定不同于同学品尝出的。我站在窗台边,看他们吃花,默默想。

老师会把一朵花放进自己的水杯里,让花儿浮荡,像小船荡漾在银河上,这样的事,我的同学首创不出来。老师那时一定读过“自在飞花轻似梦,无边丝雨细如愁”——他穿着乳白色的风衣,也不扣,自学校前的青草长堤上走来,衣角飞扬,好像踏青归来的秦观。

老师是要考大学的。那时刚恢复高考不久,千万人挤独木桥,老师没挤上,老师来到了我们这所僻远荒寂的江边学校,给我们代课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狂热的文学风暴里,老师想必一定也被濡染不浅,他常常在黑板上写自己的诗,然后带着我们读。我们读得朗朗上口,整整齐齐,心里却没头没绪。那时,我们多小啊,怎么会懂得一个满腹理想却高考落榜折

身在乡下教书的年轻人的心!

听女同学交头接耳地私下谈论,知道老师的恋爱并不顺遂,那时他已有对象,女孩却不为他所喜。课时,我们暗暗同情老师。后来,听说老师和他未婚妻分手了,我们长舒一口气。

在春日,把薄薄的一朵小花,摘下,放进水杯里。其实,一杯水不会因为一朵小花的浮荡而增添多少味道,他也不是贪吃一朵花来填饱肚皮。他摘花入杯,不为水,也不为花,只是享受着那样一个过程。就像古人的踏雪访梅、听雨打枯荷一样,不为一个物质层面上的抵达,只求精神世界的短暂欢愉。一朵洁白的花儿睡在清水里,像少女一样在沐浴。

我总想,在我们这个江水环绕、兼葭苍苍的乡下,许多人只懂得低头为衣食而奔走,只有我的老师,是那个懂得抬头欣赏春花、秋叶、月色和飞雪的人,只有我的老师在自然美景面前会砰砰心跳于是忍不住要写诗的人。我曾在春天放学后的平野田间,见他捧一本书,低头缓缓而行,且行且读。



瑶台 汤青 摄

## 故乡的桥

徐 勇

在外上学工作多年,走过很多条路,也走过很多座桥,唯独让自己魂牵梦萦的还是家乡的那座小石桥。它没有《中国石拱桥》中那些桥的精美外形,没有吴冠中《桥之美》中廊桥的万种风情,也没有苏州宝带桥的婀娜多姿。不管你喜欢不喜欢,它就那样静静矗立在那条弯弯的小河之上,如一位静静坐在河边抽着水烟袋的老人,任时光匆匆,他自安闲。

桥本身没有特别之处,一块大石板下面几根柱子就构成了一座桥。桥下的水自西向东,水势由上而下显得颇有冲击力,从东面那些颓败的石头,我们仿佛可以窥见经年的滔滔洪水……

桥两侧并没有特别的风景,有

的只是高高的堤坝。堤坝上没有树,秋冬的时候我们可以用“荒凉”或者“萧瑟”这两个词形容。

桥面的石板上刻有花纹,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在桥面上用这个花纹天然组成的棋盘来下棋,棋的下法现在已然忘却,但那时的快乐却是久久不能忘却。每每听到摇篮曲中的外婆桥,便总会联想到家乡的这座小桥,它早已然落地生根在我的记忆深处了。

河的对面有农田,农忙的时候乡亲们总会赶着牛经过这座小桥往返。我很惊异于这样一座外表普通的小桥,居然能承受得住络绎不绝的人和牛。岁月催人老,也不知道岁月对它有没有影响,但至今它仍然跟以前一样横在小河上,只是桥面的花纹模糊

得已找不出当年的棋盘了。

桥下面是一块石子铺成的光滑石面,每逢下雨的时候,在地里干活的人们都在这桥洞下面躲雨,伴随的是绵绵不绝的嬉笑声,像炊烟般在村庄上袅袅升腾。牛儿在桥边静静吃草,而我们这群小孩最喜欢干的事情则是在桥洞里踩那些绿油油的水草。

桥的下游有一陡崖,大约两三尺高,夏天水急的时候俨如一座小瀑布,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还有调皮的小孩最喜欢在下面享受着自然的清凉,任河水流淌过一个黄昏。

而桥自己,就像一头勤恳的老黄牛,抑或一位垂暮老人,安然坐在河边,洗尽铅华,细数流年。

## 与芦为邻

谢汝平

一直认为芦苇与竹子相似,都是碧绿的、直直的、高高的,只不过竹子是植物界里的精英,而芦苇属于草根。因此竹子可以长在山上,也可以长在家前屋后,且日日长青,而芦苇近水才能生长,因为属于草根,只能一岁一枯荣。

想跟芦苇做邻居似乎很容易,其实不然,首先居所附近得有水,哪怕一个小小的水塘。在乡村,大大小小的水塘不计其数,芦苇也随处可见,这个高高的邻居极易被人忽视,除非是很大很大的芦苇荡。而在城市,在水塘、人工湖边,很少见到芦苇的身影,大概由于芦苇的草根属性,且具有视觉上的野性,人们并不重视它,即使生长也会被当作野草铲除,造出更多人工景致,因而显得精致灵巧,可惜少了摇曳生姿的灵动。

我很幸运住在古黄河边,这里有野生的丛丛芦苇,由于古黄河本身具有的狂野性格,两岸的芦苇与之非常匹配。何况这里的芦苇非常聪明,并不随意扩大自己的地盘,生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三三两两的样子,并不妨碍精英人士挑剔的眼光,因而在景观规划方面得以保存,也让我可以幸运地以芦为邻。与我为邻的芦苇们不知生长了多少年,它们可能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原住民,每年冬天枯死老去,每年春天再萌发新芽,千百年来从未间断。在人们眼中的生命奇迹,也许只不过是植物们的平常事,倒是一代代勤俭奋斗的人类,成为它们眼中的生命过客。

芦苇在春天齐刷刷地生长,那绿绿的锥形的嫩苗,刚刚刺破了大地,仿佛还想刺破天空。当然,这只是芦苇儿时的梦想,它们是很务实的植物,初夏时节,长到两米左右便停止了生长。以后的芦苇,总是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,从夏到秋仿佛都没啥改变,不知它们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总想不明白芦苇的生活目标是什么,也许,生活本身并不需要目标,活着就是最有力的解释,所谓的目标,也无非就是为了活下去而已。人常常自以为比植物聪明,可我在芦苇面前却不敢有半点傲慢,我虽然也能写诗作画摄影,干一些跟文艺沾边的活,可不管怎样努力,那些所谓的作品,也比不上芦苇摇曳的身姿更动人。

即便这样,与芦为邻并没有让我压力大增。从春夏到秋冬,我常去看望这些水边的邻居,看看它们整齐的舞姿,听听它们哑哑的话语。也许,我真是轻视它们了,在我心中,或许在大多数人心中,一大片芦苇丛也比不上一棵优美茁壮的竹子,特别是在深秋初冬,芦苇渐渐老成一把柴火,而竹子仍然碧绿旺盛。但枯死老去的芦苇顶上,都有随风飘动的芦花,这无人欣赏的花朵,真的不像花朵,也许只是芦苇的一幅遗作,展示在天地间。等到河水结冰的时候,芦花仍然坚守在芦苇顶端,有的倒挂着,被寒风刮残了,仍然对一根枯柴不离不弃。我突然心生感动,纵然是如我等自诩多情深情的人,又有几个痴情如此。